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九目錄

梁肅三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吳縣令廳壁記

鄭縣尉廳壁記

通愛敬陂水門記

崑山縣學記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

李晉陵茅亭記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鹽池記

神仙傳論

涅槃經疏釋文

三如來畫像讚

并序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石幢讚

并序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

地藏菩薩讚

并序

藥師琉璃光如來繡像讚 并序

壁畫三像讚 并序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

大羅天尊畫像讚 并序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繡西方像讚 并序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

四皓贊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九

梁肅 三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倉曹掾祿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閒與參軍事其職各異五府州及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參軍以繫官曹之號蓋取夫以文吏而參武事隋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二十六縣爲主東郡環地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之物皆於其司一郡之移用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常爲他曹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

則敗不明則耗斁干沒之患生其職或擢登南宮及御史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考其功績然後授之伊陽張君閔鄉李君今並爲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予謂命官之職事與二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兩曹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貫珠列於記之左右

吳縣令廳壁記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乎政

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於淞河望縣十數而吳爲大國家  
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參編戶之一  
由是人俗舛雜號爲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  
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  
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厯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  
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爲之公外寬內明  
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土  
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之以和也士君子立身  
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爲

之抑選部爲官擇人而公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  
敢錄其實書於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  
林學士梁肅記

鄭縣尉廳壁記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抗雄都臨大道其縣有七若壤接天  
府號因舊國鄭爲之首又斜隣其六焉天官每銓士補吏  
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  
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光正之後賢侯才子  
曰蘭陵蕭倅以貞敏恪慎再命爲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

修飾之事事舉職修而令名隨之暇日謂予曰是邑之作  
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光以河潼  
叛放暴兵熱官寺且脇誘將吏生立已祠而棟宇斯崇及  
王師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改作乃刷滅凶慝之遺塵  
徙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嘻曩者憑而爲妖今乃卽而  
爲政合於大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告昧者予於是著  
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邑之年代分  
於尉今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爲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視  
也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爲邦之三載秋九月安定梁

肅記

通愛敬陂水門記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爲記云書載濬畎澮距川傳稱爲川者決之使導然道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久賢哲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江岸於揚子海潮內於邗溝過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派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爲泥塗舟楫陸

沈困於牛車積臭含敗人中其氣爲疾爲瘵長民者時興人徒以事開鑿旣費累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竭力隨導隨塞人不寬息物不滋殖百有餘年矣貞元初公由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旣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革故相川原度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徒修利舊防節以斗門醴爲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道不迴遠於是變濁爲清激淺爲深潔清澹澄可灌可鑒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

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其夾隄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爲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膾膾原田自今以始歲其豐年都人誦曰沔彼流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嚮非我有先物之知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蠲累世之弊繇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永歎也如此按陂塘本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以名之謝文靜成堰又以召公之德爲稱有魏以還五百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爲嘻後之

人抑可以知

崑山縣學記

學之制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道汙則政汙崑山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薦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厯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旣而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宇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閒以邑人

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爲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  
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  
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  
民見德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  
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之設教矯其末不墮  
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  
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  
其流爲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  
龍集乙卯公爲縣之明年也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

沙門釋法禺啟精舍於建安寺西北隅與比丘衆勸請天台湛然大師轉法輪於其閒尊天台之道以導後學故署其堂曰止觀初南嶽祖師受於惠文禪師以授智者大師於是乎有止觀法門大旨止謂之定觀謂之慧演是二德攝持萬行自凡夫妄想訖諸佛智地以契經微言括其源流正其所歸圓解然後能圓修圓修然後能圓證此其畧也自智者五葉傳至今大師當像法之中誕敷其教使在家之徒撥邪反正如大雲降雨無草木不潤升其堂者甚

衆其後進入室不十數人法禺與居一焉予以爲法門有三觀遂徵之此堂蓋非緣不成空也有之以爲利假也不廣不狹不奢不陋中也又以淨名之喻宮室謂於虛空然後不能成隨其心淨則一切境淨作一物而觀者獲數善焉又况我大師居之爲斯人之庇乎小子忝游師門故不敢不志時大厯九年冬十一月日記

李晉陵茅亭記

趙郡李究

一作政

仲山大厯中由祕書郎爲晉陵令思所以

退食修政思所以端己崇儉乃作茅亭於正寢之北偏功

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函丈之席稅履而躋賓位者適容  
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顓固簡一之道可知矣解龜後繼  
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斯必稱作者之美而仲山安貧養  
性寓於舊邑者十有二年方牧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  
德之嗣孝於家勤於官其攝也念前之非久政之未成也  
乃必躬必親必誠必信慎思不懈而眾務咸敘未有及者  
必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則其治足徵也君子謂仲山居  
處恭執事敬出入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苟進仕不  
苟行大來必俟時於是乎始矣予曩睹亭之起今又觀進

德之美輒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時貞元元年夏五月記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御史中執法范陽盧公用直清之德掌中邦憲恭睦之道用宏家法嘗謂其屬監察御史梁肅曰我王父廣陽公以明德懿識嚮用休福羽儀於中朝我伯父嗣公以文學政事載揚茂烈光績於前人皆肇久史職發於京兆紀綱之任洎予之季曰侶亦能恪慎不懈踐修其官繼處於廨之右堂惟二代擢在茲侶也允迪在茲吾子嘗號史臣宜存

於篇以示後裔肅辭不得命以爲在昔司馬氏世序天地  
鄭武莊世爲卿士宋魚氏之左師晉籍父之司典下洎乎  
樂之制氏歷之疇人俱以傳業彰乎舊史故傳稱善守先  
代雅詠維其有之雖大細不倫職事或異其纂修一也惟  
京之大惟兆之衆天子之都四方之極糾而轄之是稱司  
錄其地劇其選精常與殿中蘭臺南宮郎位旋相出入初  
廣陽公諱齊卿由司倉掾爲之驟登郎官更貳本府布澤  
於彭滑幽徐之人端護春官崇贈少保開元初嗣公諱成  
務罷錄岐下軍事實居其任其後作牧於壽於杭於濮於

洛於魏繼受元社以處太原咸有嘉績藏在冊府今戶部  
郎保始遠哲昆聯事之嫌詔解柱後惠文以就斯職中丞  
之拜也又有臺府臨察之避在官之屬其爲人簡而廉文  
而不害在選部辨論三登試言第考茲任也詳敏稱一時  
之最薦紳先生評天下之事謂如廣陽之家風施於子孫  
中丞之仁德至於兄弟斯盡美矣若三世居一官同一署  
遞以全德揚於當時又難能也噫古人所稱方斯其類乎  
爾小子拜命著紀書於本廳之東序用闡夫廣陽之宗且  
爲名臣世官之表時貞元庚午閏四月梁肅記

鹽池記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  
爲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  
麓湛湛烟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  
吞鰲堦隧代增淳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  
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  
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洎皇明道發澤漸  
殊垠天之旣啟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靈孕亦曷  
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賁然來思分天牧以莅擇

藩佐而貳賢能鮮墜於事則其允字通閤扼拓磯之左  
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  
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  
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廣岸砥平而可礪修畦綺分以  
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瀟或汨以  
汙以瀟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凝京坻蘊崇豆區嘉  
量隸戶徵算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  
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輶流  
日驟水而雲艦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

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元德也明則啟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明君之藏垢也羹餼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於萬方也

### 神仙傳論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爲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徵已試論之曰夫人之生與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生死相沿未始有極聖人知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道俾性其

情無妄而反諸本焉反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  
游太虛出入萬變朝爲羲農暮爲堯舜或存而亡或亡而  
存天地莫能覆而載也陰陽莫能陶而蒸也寂然不見其  
朕矐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視天地四海若  
毫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  
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者則不然其  
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伏相繫其道有數數窮則  
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死者不能不化蓋謂此也  
彼仙人之徒方竊竊然化金以爲丹鍊氣以存身覬千百

年居於六合之內是類龜鶴大椿愈長且久不足尚也噫  
後之人迭爲所惑不思老氏損之之義顏子不遠之復乃  
馳其智用以符籙藥術爲務而妄於靈臺之中有所念慮  
其末也謂齒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爲功而交戰於天壽  
之域號爲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  
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  
之以自警云

涅槃經疏釋文

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

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  
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  
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  
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厯觀諸行至典克修  
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旨厥幾  
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羣元以立成訓風行十  
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

三如來畫像讚

并序

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

從無邊眾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  
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慧合大  
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像是  
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療一切病故不得不  
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之實乎經云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眾生蓋反佛者也是  
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卽空寂空  
寂卽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卽智慧智慧卽報身也三者  
結業結業卽解脫解脫卽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

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讚庶觀者有以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讚曰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

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真

右讚毘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得色無礙得色無礙成實

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讚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其化無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

啟權顯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讚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無有異恒沙諸佛其道一致眾生唯妄覺妄

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總讚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石幢讚

并序

二十五有之內根塵相磨生滅相蕩幹流旋轉往復無際  
如來憫之於是開智慧門示諸法如義俾夫卽動而寂卽  
寂而照假文字以筌意一色空而觀妙然離一切相得無  
住心二乘遠而不見十住見而不辨如是信解乎難哉隴  
西李氏先夫人常州刺史獨孤公之伯姊也聖善之德自

天而植不捨母訓受持是經內涵道機外順化物十一年  
八月卽世於晉陵郡舍公茹尚右之痛追無作之福纘微  
言於金石庶幽贊乎妙報嘻傾沙界以施而施有窮等山  
王之大而大有終唯金剛空印永不壞滅蓋夫人福慧之  
所以臻也於是乎讚

脫三解輒入一相地資惠力兮追琢道妙爲佑與道實懿  
德兮石可轉而字有磷福不極兮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聖之道無形無名形以感著名以功立蓋物有病於妄我

則喻其醫物有滯於聞我則照其光其形無方有感必應  
神哉仁哉惟唐代宗孝武皇帝之甥某邑長公主之子曰  
蘭陵蕭位稟靈天潢承訓家範其性孝其氣醇大厯中丁  
先人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贈汝州刺史府君之憂自反  
哭至於大祥哀敬之禮動無違者長公主戒之曰欲報之  
德豈止於斯乎歸誠上仁可以徼福爾其志之位於是泣  
遵德命爰用作繪八十之物十二之願赫然如見其全身  
肅然如聞其音聲自外入者或疑亂怖投體膜拜而不知  
其粉繪也嘻昔人有一至之性或通於神祇以致福慶矧

夫孝子之哀思大聖之元運幽讚之力可思量哉安定梁肅悅聞其風乃爲讚曰

披聖籍兮覽元功赫神光兮被無窮勿用藥兮醫之王感斯應兮萬福彰系於梁兮出於唐蓄純孝兮思不忘綽大象兮景焜煌洞冥冥兮福穰穰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

并序

蓮華經普門品載菩薩盛德大業詳矣蓋變動不測之謂神窮理盡性之謂聖慈悲廣運之謂力三者一貫是爲妙覺功不並化尊無二上故佛爲法王我爲素臣或擬諸形

容稱其名號資不匱之力報罔極之恩誰其爲之有齊孝女初尚書吏部郎趙郡李公第六女歸於博陵崔綽大厯初居公憂泣血無聲至於大祥旣而思求冥祐徼福上聖鍼縷之間成就莊嚴其用心也至矣乎公之立行立言天下所推焉存爲人範沒無鬼責前際之勝因不可度已此功德也蓋以展蓼莪者蒸蒸之心崔氏之子以肅嘗獲升公堂以讚述見託痛梁木之壞慟懷恩之烈故像設之所敢著乎辭讚曰

菩薩之德相炳而慈憑身以儀之女也孝思不可方思冀

冥福於斯欲報之德斯焉取斯

地藏菩薩讚

并序

菩薩以大慈運大願宏大道濟大苦俾三界之間利見大  
人如大地之無不持載故號曰地藏有祕書少監兼侍御  
史李公之甥太原王氏之第某女頃遭先夫人棄敬養拊  
擗以暨於小祥或曰此孝也匪報也以報爲功則惟地藏  
乎乃手鍼縷之事黼而黻之則而像之煥乎有成毫相畢  
觀者然後知聖善之內訓淑女之孝思至矣哉是可以錫  
爾類也祕書向子道之且命讚曰

皇矣上仁乃聖乃神厥功備兮有女伊棘孝思罔極厥成  
至今聖儀彰之景福將之無有既兮

藥師琉璃光如來繡像讚

并序

得妙道者聖之大感罔極者孝之至孝有欲報之志聖有  
善應之功神其願運其力故悲智行焉發乎心彰乎事故  
像設作焉誰其爲之有齊孝婦孝婦姓某氏前新城令柳  
誠之室也先是居皇姑豆盧氏夫人憂自卒哭及期呼天  
之聲不絕自期至於大祥追福之功不息乃誦金偈乃瞻  
粹容爰用五綵以成大像莊嚴相好昭焯煥爛凜乎若披

毫光而演善願啟清真而屏濁亂至矣夫乃爲讚曰

光彼千界赫琉璃兮勿藥之師號大醫兮不形之形妙相  
具兮窈冥希夷元功著兮孝婦之烈心不渝兮章施五彩  
福皇姑兮

壁畫三像讚

并序

貞元元年冬十月會稽龍興寺釋法忍與門弟子道俗衣  
冠之衆以五綵色寫釋迦如來像於所居之宇吉祥天女  
像在左多聞天王像在右德容威神煥赫熙怡爲佛股肱  
作人依歸至矣哉聖人無形以萬利見爲形形生功功生

名是像元德存乎前經二上人以予嘗探微言之所緣起  
資爲之讚以示昧者云

上聖有作體神立德天人遵兮我示妙法清我濁劫示存  
存兮日月歸依是威是儀破羣昏兮巍乎北王休有烈光  
護下土兮俾爾含識躋彼樂域萬物睹兮金甲雄姿示威  
宣慈我何怒兮唯聖所起吉祥止止天德至兮粵惟首出  
佐佑於佛成大事兮高明婉柔願與道游滋景福兮息達  
本二沙門有則知此聖言圖此妙相示後昆兮實以善利  
與元元兮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

不形之形無形神人之形也當法王御世有元聖曰觀音  
以感通之妙用運溥博之宏應協讚無上彌成元功神行  
無方形亦丕變傳此像設施於羣生此其至矣夫彼聾盲  
者方駭其手目之多以致恢詭之誚隨諸毀墮無升濟期  
可不爲大哀乎故壽王府士曹參軍韋侯修身以仁處順  
而化夫人京兆杜氏旣孀始虞哀且顧禮追惟冥祐爲素  
爲續相近而理遠誠著而感深易稱神而明之詩云聿懷  
多福盡在是矣讚曰

良人下世杳冥冥兮配德追遠心不寧兮裂素表聖爲丹  
青兮昭赫綵繪光儀形兮祐彼君子歸福庭兮

大羅天尊畫像讚

并序

維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以大功平大難以  
大孝纂大業少康匡復下武繼文丕丕崇崇千古同德亦  
旣厭代去而上僊衣冠留於喬岳曜魄歸乎太極惟夏四  
月十有八日實遺弓之辰皇上追聖祖之烈光申孝孫之  
永慕載揚至道之蹟用宏上清之福爰詔國工以是日畫  
大羅天尊像一軀混成真精揮倬神化包裹六極覆露九

皇巍乎道主之德相既明至哉聖人之孝思可見小臣肅拜手受詔爲之讚云

至陽之原無窮之門大羅之界象帝之尊文明武德有赫孝宣道光乾元人畏軒轅翼翼睿宗嗣武統天或圖尊容追孝前文肅拜稽首臣敢颺言惟此功德載煥載元既祐聖神介福無邊亦祐我后壽考萬年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於戲至人不可得而見之矣所可見者像設而已藥師者大醫之號琉璃者大明之道所以洗蕩八苦振燭六幽巍

乎其有功復歸於無物蓋其蹟也皇帝德女唐安公主委  
化歸真之辰先是命國工績佛像爰設妙色載揚耿光以  
追福祥以迪幽贊祐我貴主達於真乘至哉聖人之慈也  
小臣某拜手稽首而作偈言

藥師妙法王光被於十方惟皇大聖主文命敷下土二聖  
合元德廣運慈悲力莊嚴成儀形延福於女英女英受茲  
福亦以流萬族

繡西方像讚

并序

道無方所以法不垢不淨聖人有以見羣生大迷也乃方

以聚之淨以極之應形主之列聖輔之俾夫感而通通而應應而不窮其慈善之功乎皇朝故中書舍人贈華州刺史吳郡朱君夫人扶風馬氏以淑行爲宗姻之表明識通出世之道泊居華州之喪晝哭哀慕動爲律度旣而曰予聞妙覺之用無幽不燭宜憑上善以福吾夫迺用五采章施五色發揮德容及二聖輔煥乎有見聖人之妙相與夫人之至誠希夷之中協用休福於是乎在矣肅嘗以文墨從華州之游爰美成功或感斯慟讚曰

兌方有國兮至聖居之乃示淨妙兮振此羣疑美蓮月兮

煥金色色相永思今不可得夫人洞此幽贊力佑我往哲  
福無極人既往道斯存掌王綸沒州尊體有美德貽後昆  
誕躋妙域參聖神誰謂至道默昏昏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

讚曰法王崩於竺乾露寢二千歲矣有像設槽粕留示後  
世上士得之超詣實際其次奉之爲祐爲道爲津爲梁應  
之遲速視感之深淺觀其所感聖人之情可見矣杜陵吏  
鮑君游信道之士也建中興元際君游丁先夫人憂孝純  
誠至哀感亦至矣謂至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聖人形容居

瞻仰之內有慈力可以追孝有宏願可以祐神我儀圖之  
或讚休福於是合用綵繡煥焉發輝天光照臨睟容肅穆  
有二元聖爲翼

謂左右  
二菩薩

以夫人母德昭聞君游孝思不怠

雖欲無利功德能仁其肯捨諸噉夫孝子之志聞一毫之  
福可以及親者則竭力而奉之矧夫教行於夷夏理貫於  
幽明而無良之徒坐生異論以蕞爾愚管之所不及齷然  
世籍之所不書乃尤其先人謂作福無益抑犬豕之類爾  
何人倫足稱予旣美君游之孝因而志之俾不肖者企及  
云爾

四皓贊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  
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  
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維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  
則四公軒軒然鴻飛於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  
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  
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  
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  
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  
紫芝漢以劒起吾誰與歸棲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  
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  
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目錄

梁肅

四

兵箴

心印銘

礪溪銘

并序

圯橋石表銘

并序

祇園寺淨土院志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高士碣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

并序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睦王墓誌銘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誌

銘

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房正字墓誌銘

明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

梁肅

四

兵箴

皇道無名帝始有征故效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  
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大寶脆脆  
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  
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  
成敗存亡鮮不是則眾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  
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强莫予敢亢

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  
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  
雖平忘戰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  
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  
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同箴  
敢告執鉞

心印銘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  
因心而寓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

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爲昏秋毫至微  
或以爲繁或囊括天地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  
天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  
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勢有無  
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爲體寂兮浩  
兮不可道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  
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  
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  
而未嘗或昏豈惟我然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

得混而爲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礪溪銘

并序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

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於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宅於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

至虛而常作銘礪溪今古茫茫

圯橋石表銘

并序

臨淮之下邳有古圯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勲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元女啟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帝堯

方被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  
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繼  
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元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  
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  
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  
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  
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爲帝師如此  
其盛也大厯七年予旅遊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

於邳圻庶恃力違天徼功妄作之輩於以敬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謨留侯夷項  
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氲惟帝軒后肇興兵謀元女降符  
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  
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紹漢絕風  
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圖功人神莫從動罔  
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於家邦作爲紀銘  
永鑒無窮

祇園寺淨土院志

祇園精舍淨土院者沙門常輝觀佛三昧之所也按契經  
西方極樂界曰有佛無量壽如來誕敷本願爰宅彼土垂  
拱東向以提羣生如想念者利有攸往往而至者住不退  
地至矣哉蓋出世之康衢三乘之舟楫也原夫真俗同體  
聖凡一貫隨心升降見境差別於是深靜相形依正相成  
離爲百界合成一念如來以其然也故因其所習視其所  
安隨所感化示所依處無量壽國蓋所示之一歟有若觀  
心佛不二者不來不往誰縛誰解如是觀者生之上也如  
是信解觀念漸純生之次也繫緣從事厭染懷淨又其次

也或近或遠或真或假值佛聞法同歸一地此西方教所以爲至也或者以爲法有相空不可得生彼界者與斯土何以異是不知佛意遠矣輝旣修此道場懼昧者不知所以然因命我紀之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旣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旣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閒不

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旣平故人  
爲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  
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  
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  
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梁高士碣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  
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闕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  
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卮以作歌

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邈遐邈不可以不粒故寄  
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  
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斯可謂高世之遺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  
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  
歌鑿坯以逃荷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  
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厯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  
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  
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

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祕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  
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而諫  
餓於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臯橋萬古是望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

并序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得道之所  
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  
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自大師沒一百九十餘載長老  
比丘然公光照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

埽大師之

闕一字

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

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應緣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旣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畧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

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  
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畧卽身心而  
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演善權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  
法花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  
於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渙  
然冰釋心路不惑窺其教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  
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  
內爲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  
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

化滅涅槃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潤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元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必引而

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於茲自上元寶厯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示奧祕載宏要道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

訓則樂善不倦奉吾王之深愛則敬順日躋至乃因心之  
孝率性之道溫良惠和敏肅端懿學無不探藝無不至固  
以邈焉殊倫焯於生知者已洎夫備物典策啟土建封桓  
珪之重盤石之宗守以清淨行以謙沖不然者何名之茂  
何寵之豐方將朋三壽以用五福胡乃天不憖而命不融  
此聖人所以深津門之慟凡伯所以惜東平之終臣肅奉  
詔銘石寘元壤之中所以紀茲墳之永固以表王德於無  
窮者也銘曰

聖帝介弟於維睦王令聞令望於邦有光惟王之賢懿德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日宣受福於天胡不永年東門之路西廡之樹萬有千古  
賢王之墓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誌

銘

公諱史魚字某趙郡平棘人也隋下邑令大經元孫皇朝  
襄州錄事參軍元暉曾孫漣水丞藻之孫青州司法參軍  
贈和州刺史萬總之子其先干木藩魏武安霸趙司隸盛  
於東京持書別爲西祖載在紀牒於家有光自下邑至於  
和州四世無違克生俊德公天姿俊邁少負英氣清明博

厚虛受特達行本於孝友業成於文章開元中以多才應  
詔解褐授祕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  
談者所恥公以盛名冠甲科羣輩仰之如鴻鵠軒在霄際  
矣秩滿調補河南參軍長安尉監察御史時宰相李林甫  
當國怙權稍鋤去異已者公外不附離內不懾憚竟爲所  
陰中貶萊陽丞累移至朝邑令下車周月而頌聲作上方  
銳意武功寵厚邊將拜公殿中侍御史參安祿山范陽軍  
事河北首亂公脇在圍中危冠正詞誚讓元惡勢迫難奪  
望重見容朝廷雅知公忠遷侍御史充封常清幽州行軍

司馬隔於凶盜詔不下達公與張休獨孤問俗密結壯俠  
志圖博浪之舉閒遣表章請固河潼之守帝用深歎吾謀  
未行會虜將能人性元浩擁師河上公詭請勞撫因以大  
義諭之能亦知復翻然向順裂賊左臂繫公之力是歲至  
德一年也相國張平原鎬以狀聞復授侍御史攝御史中  
丞充河南節度參謀河北招諭使中朝方倚公以重任戎  
鎮又咨公以成務公謂委身蹈難非節違亂歸政非公叨  
恩受祿非義僂俛從政吾何以安假公事東至江淮以上  
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遇疾終於揚州官舍春秋五十六

藁葬於禪智佛寺之側貞元元年嗣子竦以谷口扈從之  
勲朝廷推恩追贈公尚書戶部侍郎五年歲次丁巳某月  
日始歸窆於某鄉某原上距捐館凡二十有九年不得吉  
卜且難是以緩夫人河東郡君裴氏河州刺史某之女吏  
部尚書寬之姪以禮佐君子降年不永春秋若干天寶二  
載終於洛陽至是祔焉傳稱有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惟公含章挺生好是正直蹈難全德終焉允臧蓋道  
與其仁神輔其志宜乎其有後也竦以文藝吏事歷中書  
舍人戶部侍郎天子以爲才任方鎮加左散騎常侍知鄂

州軍州事領都團練觀察使長才厚位而壽不至士友痛  
之竦弟竚長安尉亦早卒最少曰竢純懿而文克奉家業  
咨於從祖父殿中侍御史臯魚爰卜兆域以寧神宅臯魚  
於天倫之間有知己之道泣敘美行俾予誌之其文曰  
時之晏卿雲爛鸞鳳於飛上清漢吾道行年路方半時之  
昏沴氣繁鯨鯢蕩海橫中原側身西望不敢言忠莫渝兮  
計獨存奮辭感激牧東藩雷雨作解草木蕃一隨逝水空  
遊魂播清徽與茂烈永延輝兮垂後昆

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迴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當漢興諸侯王子孫唯楚爲盛世爲儒宗光耀史牒以至公大父皇朝尚書比部郎中贈徐州刺史府君諱藏器徐州生烈考右散騎常侍贈工部尚書居巢文公諱子元初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貺曰餗繼文公典司國史時議比子長孟堅曰秩曰迅以述作之盛德行之美追蹤孔門曰彙與公用剛直明毅焯於當時故言卿族者舉盛業以名其家公好學善屬文天寶中進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轉左金吾兵曹介江南西道採訪使歷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入爲

殿中侍御史出爲永州刺史未行改戶部員外郎尋佐江淮轉運使授著作郎加檢校戶部郎中國子司業三領侍御史當是時中夏初定而兵未戢故公所受任以餽運財賦爲先而公亦飭躬蒞職所到無不均不安之患大厯初詔擇二千石遂授公吉州刺史三載績成徵拜諫議大夫遷給事中移疾請告就醫於洛陽享年若干以建中元年七月某日終於某里私第嗣子某泣血孺慕以某月日奉公之喪權窆於某原惟公貞方端肅居敬行簡和而不同直而不倨博聞強識樂善下人在諫司陳古今以通諷諭

言發而王度潛潤事行而天下莫聞及夫給事黃門釐舉  
典要壺遂之才未展士安之病已深吾道豈窮大運斯止  
嗚呼始公兄祭酒秩功曹迅並與故相國房公瑄厚善其  
終也趙郡李公華志焉洎公在廬陵治行尤異則故相國  
崔公祐甫頌焉蓋伯仲德美煥乎金石試爲斯文銘曰

惟堯之緒在漢開楚導長源兮比部蘊仁文公允文關儒  
門兮重世掌史遷固慙美立斯言兮惟公才明剛中志行  
直道發兮累佐使臣一麾牧人遺愛結兮給事於中遭命  
不融神理忽兮邱有夷淵有實舟斯失劒斯沒石不滅兮

房正字墓誌銘

河南房君諱凜字敬叔者唐長安令思晦之孫殷城令齊金之子相國贈太尉清河公瑄之族子也興元元年十月終於鹽官縣之旅次旋窆於楚州寶應之某原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揚雄亦稱李仲元不詘其志不累其身時無仲尼惡乎聞若敬叔以五常爲師六學爲友行年五十八而動不一合艱屯艱脆沒於道路噫孟軻揚雄其知言者歟始敬叔十歲好學十五能屬文二十餘值陸渾爲戎遜於東南劉僕射以賢良薦授祕書省正字常黃門崔

中書繼持國柄方待以儒者之職屬二相薨免其他當路君又不能附離乃卷道退歸每言五經之旨其道大備而去聖寔遠義類繁滋博而寡要學者罕究乃撮其異同各以彙聚凡三百餘篇草藁未就邁疾而歿再耕廢疾申公胥靡世道下衰仁人隨之然歟通人趙郡李遐叔常云我思古之人房行古之道房哉房哉哀哉哀哉嗣子某泣序遺烈請予爲誌文曰

儒爲德本德實教源不有達學孰纂羣言恂恂房君行直而溫一匡六藝獨立顓門宜登師席啟迪蒙昏今也則亡

來者何云荆棘滋茂芝蘭燒焚命不可問吁嗟房君

明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大厯七年冬十月甲子前明州刺史李公寢疾終於晉陵之無錫私館嗚呼公諱長字某隴西狄道人其先自涼武昭王元盛七葉至皇朝工部侍郎岐州刺史義琛生吏部郎中綰綰生蔡州長史贈宋州刺史某某生公公生而聰明治左氏春秋舉孝廉初任貝州參軍三遷至國子主簿御史中丞盧弈司察旬服辟爲從事天寶十五載大盜覆東周弈死節公遁脫而南會永王璘都督江左諸軍雅知

公才將署於幕以畫公告不能無何璘果敗君子以公爲  
知幾時肅宗在岐朝廷擢良吏以慰郡縣不限官次多卽  
授印綬丞相韋見素表公可用牧民詔攝安州刺史考績  
旣成眞拜均州治中遷鄧州康允之叛南土大擾公會諸  
將以王命討不臣尺兵不喪凶黨大壞宛鄧之間民到於  
今受其賜上方勤恤下民重二千石之任不暇登公於朝  
由是厯隨曹婺三州三州輯寧徵傳韓王王德旣宣出爲  
梓州又換明州時越初靜瘡痍未復公務穡勸分人安懷  
之及其去也如奪乳育嗚呼公凡厯官一十有四其剖符

分憂者八享年七十其爲人也剛毅寬明惠和而清所至之邦先以禮後以刑使人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止君子曰古之良吏也初公無允子命兄子某爲後八年冬十月某奉公之喪反葬於河南萬安山之陽夫人博陵崔氏秦州掾孝之女旣笄而歸於我以宣慈恭順聞享年五十先公而歿公爲明州之二年以夫人之喪反葬萬安至是祔焉禮也夫惟天地之道可久若陵谷則無不遷也遂銘曰於惟公先實曰庭堅作舜五臣爲唐八元周道不行伯陽西遷晉失其政涼興勃焉武昭之孫宋州之子如珪如璧

如松如梓爰在下位令聞亶亶帝曰休哉命牧南鄙在鄧  
有亂惟我行師寇戎旣夷剖符於隨曹無罷人婺有去思  
或傳或藩受命咸宜爰自東南薄言旋歸謂天聰明胡不  
憇遺節彼萬安松柏丸丸猗歟齊美同穴其閒橫峙惟松  
旁流洛川銘勒金石永昭億年